

陈 认 著

往事

一颗划过大别山天空的流星



中国戏剧出版社

往事

一颗划过大别山天空的流星

陈 认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陈认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4

ISBN 7-104-01930-8

I . 往... II . 陈... III . 陈认—回忆录

IV . 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1109 号

往 事

陈 认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十堰市英达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15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7.5 印张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930-8/I·776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引子	1
第一回 苦难童婴六月生 烈日高温晒嫩芽	7
第二回 多灾多难茁壮成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4
第三回 豺狼当道真残忍 土劣欺贫祸临门	20
第四回 误入狼窝险四出 高堂典故道三官	25
第五回 肩挑日月沿乡卖 贫寒家境靠勤劳	30
第六回 枪林弹雨通信息 战火纷飞免祸灾	37
第七回 重踏革命长征地 再当土改小尖兵	45
第八回 有力不愁无下处 抬树跌跤断了腰	55
第九回 入党未能宣誓愿 黄胆肝炎病缠身	58
第十回 生意不成上大坳 三统三销立功劳	66
第十五回 自发光明副社长 兄妹泪水悼亲娘	73
第十二回 初级转为高级社 财会工作一肩挑	76
第十三回 靠众人齐心协力 明前坳再立新功	80
第十四回 闻名全县夺魁首 险些一命赴汪洋	85
第十五回 三面红旗高举起 大办钢铁胃溃疡	88
第十六回 假洞房出自本意 真剥削才是内心	91
第十七回 炭桥大摆龙门阵 一马当先总后勤	96
第十八回 一双花鞋起风波 挨批被斗当典型	99

第十九回	全区总管大清理	别床异梦离了婚	103
第二十回	胞弟疯狂兄遇难	火烧家产祸临门	107
第二十一回	搞运动当典型	险些脱党 反五风挨批斗我又遭殃	116
第二十二回	小四清光辉典范	大社教关进羊栏	136
第二十三回	熊熊烈火烧全国	革命干部又遭殃	147
二十四回	建私房呕心沥血	修水库一马当先	151
第二十五回	千人上马移河道	百日车轮滚滚跑	162
第二十六回	小清理单枪匹马	大受聘再闯三关	166
第二十七回	初去汉口尝闹市	亲友同登省府门	171
第二十八回	双十病中无良药	一刀剖腹有神医	179
第二十九回	一场舌战兄绝食	百日伤心弟不归	194
第三十回	扭转穷湾为先进	参加基建是标兵	197
第三十一回	抓“体改”从头至尾 买“铁牛”二进省城		204
第三十二回	一身汗水超群战	夺得纯利上千元	207
第三十三回	难忘八六加四六	解甲归田八二秋	209
第三十四回	放弃两项当院长	呕心沥血没下场	219
第三十五回	猫死盆中火不旺	鸡亡元旦厂不长	225
附录一：			229
附录二：			232

引 子

大别山是英雄的摇篮。在 20 世纪的光辉岁月里,那些英雄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们的事迹永远彪炳史册。我这里要说的,是大别山里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肢体残疾了,驼着背,但在平凡中却创造着伟大,他的一生犹如一颗流星在大别山的天空划过。他企盼看到家乡在新世纪中的美好发展与变化,可惜没能如愿。

我高中的同学叫孙阳,和我同桌,在上课时他爱打瞌睡,有时还说梦话,所以我们的关系曾很紧张。我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人生里程,他没有考取,从此失去了联系。1996 年时,他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的住地,把一部手稿交给了我。当时我正在进修,正和一班学友一起意气风发地谋求深造。我和他做了彻夜的长谈,他希望我把这手稿给弄出个样子来。我虽没有拒绝,但这部手稿,却一直躺在我的旅行箱里。

1997 至 2000 年,每年他都和我联系。我家的电话没变,但他却是天南地北地改变着行程。为了生计,他四处奔波,还要供孩子读书,可想而知他的艰辛。我坐在机关里,但也要为自己的长远的设想去运作,一直没有时间与精力认真地去办他交待给我的事。

说我不认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有很多理由要说。首先是他高估了我的能力,高中时他们说我有文学资质,预期我必定成为大文豪。我也曾飘飘然,甚至信以为真,其实我不是大才,还没有能力驾驭文字再现写作人生命的本真。何况,他忽视了那手稿写作人的文化,当然这是我后来得出的结论。

手稿出自一个残疾人之手,名曰: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兹录下一段原手稿供读者参阅:

“《大家庭中的一员》起草于 1991 年 5 月 26 日,村办巢丝厂扩建放假之机,到 6 月 5 日止,用了二十六天的时间。全文长约七万五千六百多字,为回忆录形式。写作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未登孔圣之门^①的盲夫。一支秃笔,几瓶淡墨,从壬申即民国二十一年,公元 1932 年本人的有生之日写起,止于搁笔之时,将弹指一挥间之见闻,站在大家庭的角度,以本人毕生的经历为主体,草写出年开花^②的回忆录,亦是主人公的黄昏诵。

我的一生,半百光阴人未老,十载初开甲子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

书中一针见血地揭露、控诉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者恨透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社会的残渣余孽。——用一句话说:恨那人食人(即人吃人)的社会。世间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主人公在自己的大家庭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一个突出的翻身户^③。本人原兄弟三,现兄去一,弟存二。在这个大家庭中出生的成员中,共产党员三人,国家教职员六人;文化方面,大学二人,中专三人。新老高中二人,初中二人,小学六人,不包括家兄老校长在内。本人则是一个无文

少化，历任几十年村部会计。大家庭在本村而言，是一个稻熟书香门第，从而无限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热爱新社会、人民政府，也热爱出生入死的大家庭。晚年承蒙村委会、厂委会照顾，我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废人，过着饱食终日的晚年生活。大家庭概而言人人食（即人人有饭吃）。

本稿重点回忆了个人九死一生、十磨九难的悲惨遭遇。因年长月远，事多涉及面广，故用数南瓜葫芦下窖^④的方法，分年、论时，作大事记。长短篇幅不一，大包小，主次并提，即一部真实写照。因为尤其涉及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路线，用不得半点虚伪，力求实事求是。

忆平生，思往昔，人之一生，喜怒哀乐，时至运衰等，常见之。写悲惨遭遇时，会引起辛酸热泪流落，气塞咽喉。例如第二十回中：“胞弟瘋狂兄遇难 火烧家产祸临门”，当年情景，一一呈现在眼前。那一把无情烈火，把家庭一切财产化为灰烟，一家九口，先父尚在，上无片瓦遮露水，下无寸土立足泥，像一群老小鸟群，烧了树林毁了鸟巢，冰天雪地何处去，飞往何处宿寒林？笔者阵阵心酸，泪如泉涌。真真用泪水当墨，写成血泪家书。

写喜乐时，时来运至，上接天时，下宜地理，中适人和，逢事顺心应手，而感自豪。

全文分成三十五个大方面：即三十五回，采用前言带后记意在其中一般写作方法，一气呵成，因笔者实属文低水浅；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句不通、言词不妥、错字满纸、文不对题等……待删之。经寒假改错、纠偏、更正、复腾后，拟成为历史家书。留给后世儿孙，代代相传，永志不忘，并非它意。”

写作者还写了诗：

诗曰：

无事心沉坐不安，孤单寂寞令人烦。
挥毫写意供消谴，夕阳西下记诗篇。
九死一生逢十难，往昔回思在眼前。
惊涛骇浪乘风波，火海刀山只等闲。

其二：

日月如梭六十年，回思弹指一挥间。
猪胆黄连谁惜我，深藏腹肚会伤肝。
秃笔代言将肚剖，吐完心事尽开颜。
晚霞玉兔西山落，永存后世代相传。

“回忆录”的作者从来没有读过一天的书，文字艰涩，欠梳理琢磨，所以开始我压根儿没有认真去读。文体上看来是章回体，但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数萝卜下窖一样的写了下去。我想这样的文章现在大抵是没有人去读的。兼之语言怪异，充满地方方言俚语，如果不是当地人，绝对读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开始我不明白，孙阳哪儿来的这样一个叔叔。打电话问他，他才说出来，他的父亲是我们城市里最早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一个小山村里结识了手稿的主人公。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孙阳父亲每年都要去乡下度假。孙阳长大后也跟着去。难怪孙阳没有一个暑期是跟我们过的。上高中时他并不在乎学习成绩，大学没考上他也很坦然。他奋斗得很难，但听说已成为大款了。

2000年，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叔叔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他的叔叔已于1999年去世），不可能实现跨世纪的夙愿了。而他也已经积攒了一些钱，想把那部手稿复印出来，作为一种纪念，也算了却了叔叔的遗愿。我这才意识到

他是认真的。我不清楚是什么让他那么耿耿于怀：是那位老人临终前的嘱托？是一个城市孩子和乡下老者之间某种宿命的情缘？萍水相逢的人，尚能如此执著，我就不得不认真了。我把我的一些初步想法告诉了他，他很干脆地说：“你随便改，无所谓形式的束约。”

我开始动手，三个月一稿，已经是六历其稿了，我还是不满意。第七稿时，我专程上了一趟武当山。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大家开玩笑，抽签玩。签上说的话我半信半疑的，道爷给我解释了半天，还是文不切题，他说：“本原本原，万物有根本，不可舍本而求末。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即有为。”我笑了，但也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于是我把前几次的稿子拿出来一对照，果不其然，还是手稿好。只不过我需要对其中过于明显的不当之处给予修改，然后取了个名字叫“往事”。我认为，一个一天学没有上过，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能写出这样一部自传，实在难能可贵。乍看不顺眼，仔细看下去，那味道却渐渐如浓郁的茶香，慢慢地在你的情感世界里弥漫开来……

作品有很强的时代感。自传的时间跨越一百多年。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末。这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中国文化实现新生更迭、社会生产力呈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光辉的时代。作者的经历、他的成长，是与共和国同步的，从一个侧面应和了时代的精神风貌，对今天的人们有着更贴切的启迪和感动。

作品的主题很明确。一个残疾人不断地与意外的伤害、疾病、残酷的环境、挫折与失落的爱情，甚至是政治上的磨耗作抗争。他真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人，平凡，甚至渺小。但他却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的厚重。

作品的文本很特别。章回体是中国的传统，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叙述方式。语言也有地方特色。只有那些方言俚语，才能更准确地述说出作者本人的情感和意愿；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轮廓与血肉。

孙阳又催我，我就把这些告诉了他，他认为我的结论是对的。我说：“他有他的时代，他有他的经历，他有他的表达。只有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奏才能表达出他的真实。而别人也只有从他的文字、语言、甚至那些语法不通、错字别字和方言俚语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野百姓。”

孙阳很感谢我，他也很感动，他表示要自费出版，还专门跑到乡下组织主人公的亲友们写了一些文章，跑上赶下地做了一些方言、俚语的注释，加在稿子的后面，作为一种说明。这样一来，我只有全力以赴地做了。最后作品要署名，他坚持要写上我的名字，说这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开掘也是创作，弄得我也不得不接受这坐享其成的事了。好了，言归正传吧。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

注 释：

①孔圣之门：指学校、学堂。农村人以孔子为圣人，认为他是教育始祖，学校教育的创始人。 ②年开花：指按照一年一年的次序排列。 ③翻身户：指前后变化明显的人。 ④数南瓜葫芦下窖：不论什么东西，不加分别，一个一个地罗列出来。

第一回 苦难童婴六月生 烈日高温晒嫩芽

我爱我的家乡。他位于长江以北大别山中段南麓的丘陵地带，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虽然经济一直不发达，但民风淳朴，生活也能自给自足，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的一生，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还是从苦难的旧时代说起吧！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 1932 年）九月十八日亥时（晚上九时至十一时），我降生在家景贫寒，上有父母兄姐的五口之家。这一年四月，麻城发了六级地震。震后，城关、宋埠、中馆驿等地暴发了霍乱，延及当地驻军冯玉祥的部队。

在那全国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时候，我们鄂东北、麻三地带也不太平。当地一支小匪兵，时而出现在小城小镇里，他们吃肉、喝酒、买日用小商品从不付一分钱，真是吃喝玩乐，随心所欲；时而还跑到乡下，偷鸡摸狗，三更半夜撞门入室；捉拿民夫，给他们“送担子”——运送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老乡们一听到鸡飞狗叫就知道这支花子^①队又来了，只能望风而逃。

在我出生第四天，就是六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家人听得

一阵风的脚步声，从我们的后门经过，人们边跑边喊着：“望生哥、开姐，快跑啊！固敬之的兵又来了呀！”

我父亲陈玉燕，字少卿，小名望生。母亲姓张名开枝，是八磊石贫苦家庭姊妹七个中的一个，过继^②到郭家坳她舅父（当时的一个豪绅）家里当养女时嫁给我父亲的。人们喊我父亲“望生哥”，喊我母亲“开姐”。

听到喊声，父亲慌忙之中挑着简单的行李铺盖、炊具带领一家人往外跑。姐姐存蓉（是前母所生）牵着那头跟上畈春爹共养的母牛，未满五岁的哥哥自己走，可怜的母亲一身是病，尤其是乳痛，也拄着一根青竹棍，有气无力地随着人群一路小跑，躲到了树林茂密、郁郁葱葱、沟深岩高的九人岩（在过去的战争年代躲出了九个人因而得名）。一家五口就在这里暂时栖身，白天不敢起火冒烟^③，只能挨饿，到了深夜，才偷偷地在石洞内煮点稀饭充饥治渴。有时父亲就到滚子洼外祖母家，要点东西来给产母吃，以免婴儿断奶。母亲左奶长乳疮，当地人叫服痛^④，右边的奶一点乳汁也没有，加上烈日高温，饥饿交加，婴孩无知，难忍饥渴，往往哭声震天。

在当时，大家都在山上躲乱兵，见不得半点风吹草动，生怕声音引来匪兵。于是同山的人怨声四起。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用奶头塞住婴儿的嘴。在山上，蚊子叮，蚂蚁咬，娘儿几个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六天，听说匪兵走了方才敢回到家中。

叔父陈玉恩见到我枯瘦如柴的样子说：“哥、嫂，这孩子半个月了，还像只老鼠似的，晓得死在哪一天呢？养着只说是个事儿”。

叔父家五月初七日出生的二哥大我二十一天，长得又白又胖，和我比起来肥瘦悬殊太大。“不管死去活来，总得起个乳名，”父亲读过十多年私塾书，虽然没赶上科举，但还有点文化，便说：“全家跑反^⑤，这伢^⑥生的不是时候，兵荒马乱的，人着急，就叫急方吧！”叔父说：“老固回河南去了，他的兵虽是走了，咱们还是缺粮少衣的，现在更愁平日的日子不好过了，我那伢就叫急平吧！”以后，这同祖兄弟就简称平儿、方儿。

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的中年人了。他害了一个嘴痛病，长肿瘤，吃饭漏汤，喝茶漏水，加之缺医少药，忍受着无治的痛苦。家里种着一石三斗五升田，其中四斗是爹爹的养老田^⑦，三斗是祖田^⑧。父亲读私塾，本想考个秀才、举人什么的，正逢辛亥革命，改朝换代，书没读出来，身体也不强壮。虽然田地并不多，却必须叫工打仗^⑨的种。我们麻城始建于隋朝开皇十八年，从栗山港出土的楚墓文物考证，二千年前，就有农耕。但是，一向下来，种田是靠天吃饭，平常年景还有稀饭喝，稍有干旱，加上落后的九月寒^⑩，就会劳而无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可麻城人民未能见到青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教士”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富农地主拥有着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广大农民生活艰难。“小康之家，亦无不为生计所虑”，“今日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朝穿不穿”。我们全家人更是过着衣不遮身，食不饱肚的日子了。

我三岁的那一年，即民国二十三年，麻城二月间发了地震，四至六月，全县不雨，是罕见的大旱之年。插田之后，碰上百日大旱，只干得树无叶，草无根，连人的饮水也只靠挖

浸水荡积水^⑪。一石三斗半田只收了三箩筐瘪谷^⑫，连谷种都没有，怎么办呢？父亲一商量，叫十五岁的大姐存蓉到婆家去下住，其余一家四口，向豪绅借干课^⑬。父亲到山上打油皮挖葛藤根，母亲到田间去扯黄瓜菜煎水充饥。一家人度日如年，经常是：早晨无米断炊烟，中午依然冷锅灶，夜晚树皮糠当饭，没见油盐菜充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总算老天爷有眼，秋季天还不干（即干旱），门口祖田二斗半，种的一田萝卜菜长势十分喜人，大的小的拔起来擦擦，鲜嫩可口，成了我家天天吃的口粮。二斗半成了“大米缸”了。这年九月，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父亲说：“田里种的，家里存的，锅里煮的，碗里装的，嘴上吃的，全都是萝卜菜。”母亲插话说：“小女干脆叫‘萝卜菜’。”父亲说：“不，叫菜娥。”

民国二十五年春天，继续吃没油少盐的菜叶。哥哥九岁了，该上学读书了。要说我们这样的家庭，读什么书呢？我们麻城向来是“民习勤苦，通技艺，轻远游”，讲的是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只求自给自足，但是，也喜欢挑灯夜读，“乐于为儒”。普通人家也爱读书。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商人王成之把自家的八石多田、一石多棉田、二十三块山地、还有一些荒地、庄房余基等作价八千五百串，全部捐为学产，鼓励办学读书。父亲深受影响，指望哥哥读出书来。白天，哥哥他在曾风祥先生那里上课，晚上，在家受家教。父亲规定哥哥每天天未亮就要起床自习，夜晚还要学习。每天晚上点灯夜读，一盏小油灯，满满的油烧完了才可以上床睡觉。父亲习惯拿一根长二尺多的旱烟袋，哥一不留神就要挨父亲的烟袋头。因此，哥那梅花头^⑭上，总在不断地淌

红水。我当时很同情他、可怜他。一次，父亲又要他背《百家姓》，我估摸到了老地方他准背不出。果然到了“段干百里……”下句就接不上了。我抢着说：“哥哥，‘东郭南门！’”父亲夸奖我说：“秉伢，方才四岁，就有股聪明劲，这叫兄不如弟呀！”父亲自己没有读成书，但满心希望孩子能读出书来，过上好日子，成为有用的人。家里条件那么差，千方百计让孩子读书，也算是有些远见卓识了。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年代。我的印象中，每天天上的飞机像鸟一样在头顶上盘旋。7月21日，日本飞机轰炸了麻城县城。关于日本兵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掠罪行的消息，从四面八方如雪片飞来。当时民间盛传执政的国民党头头蒋介石，违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的协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让战争的烈火在全国燃烧。他自己却跑到四川峨眉山看热闹，还叫地方官吏指使下面的爪牙挖断所有交通要道。其实，10月份日军占领麻城之前，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长官司令部就设在宋埠，蒋介石曾坐飞机到宋埠与李宗仁商谈抗日保卫武汉，还在那里住了一晚。郭沫若也曾两度率团到麻城慰问抗日军民。9月间，江北兵团三十军、七十一军在大界岭、小界岭、两路口、长竹园一带，与日军激战月余，将南下的日军阻挡在大别山以北。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才从南面攻占麻城。只不过自红四方面军西征后，麻城成为国民党的清乡重点，国军所至，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日伪期间，伪县、乡、保、甲仗势欺人，趁火打劫，七捐八税；地富豪绅，逼租夺佃，搞得各村各地鸡飞狗跳。可怜黎民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难上加难。

十年九旱，这一年算一个小旱之年，田里种的黄豆包谷，总还有点收成。靠河边的那口小丘田还收了点稻谷。记得十二月二十这天，正是三弟出生的日子。粮仓没见底，多少有几挑谷子。父亲一边读着《三字经》，嘴里一边念着：“‘有左右，有谷梁’，这孩子就叫谷梁吧！”母亲问道：“那学名呢？”父亲说：“学名吗？长友仕、次友麒。董仲书家的叫董麒董麟，我家的就叫友麒友麟。”父亲边说边笑了。母亲说：“你比得高见，我们家的孩子岂能和‘二十四孝’相提并论呢？”

天天都跑日本反，往哪里跑？钻进茂密的森林里最好。那时候望鼓楼山、白沙岭、九人岩都是海一样的松林，人进去根本看不到太阳，是隐蔽的好地方，只好往那里跑。有的人家到偏僻的亲友家去避乱。有一天村里真的来了日本人，进村来抢走了房长陈玉龙的一头猪。还听说他们从杜家岗跑到三河口，把三河那条杨岔街百十个铺子一把火横烧了。只吓得我们家扶老携幼的逃。姐姐驮着死去活来年幼的妹妹菜娥，哥哥牵着牛。我自己走，父亲还是挑着那准备好了的跑反的挑子，母亲抱着弟弟泪眼汪汪，一家往胡家岗那边跑去了……

日本侵华战争从1937年到1945年持续了八年，全国一片混乱，人民水深火热，日子真不知怎样过来的。每日三餐的稀粥能照得出人影来，还只能让谋生计的父亲和读书的哥哥吃，我们母子几个整天以没油没盐的苔叶为主食。那时食盐也特别金贵，一块大洋或一斗大米只换得一斤盐。人们没办法，把地下床下，马桶套^⑮里的脏土统统挖出来，熬成硝盐食之。我们家有时找人家腌菜的水当盐。来了个